

胡
小
伟

任
道
斌

王
伯
敏

主

编

遠
索
學
問
論
集
成
道

清

河北美術出版社

书学集成

王伯敏

任道斌

胡小伟

主编

清

(冀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学集成.清/王伯敏,任道斌,胡小伟主编.—石家庄:
河北美术出版社,2002.6

ISBN 7-5310-1839-X

I. 书… II. ①王…②任…③胡 III. 汉字—书法—
理论—中国—清代 IV. J29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4723 号

书学集成 清

王伯敏 任道斌 胡小伟 主编

出版发行:河北美术出版社

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

邮政编码:050071

制 版:河北新华印刷二厂

印 刷: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27.75

印 数:1-2000

版 次: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79 元

目 录

清

书法约言	宋 曹 (1)
钝吟书要	冯 班 (10)
书筏	笪重光 (19)
玉燕楼书法	鲁一贞 张廷相 (23)
书法偶集	陈 玠 (49)
大瓢偶笔	杨 宾 (58)
侯氏书品	侯仁朔 (185)
分隶偶存	万 经 (200)
翰墨指南	王 澐 (205)
论书杂记·书法论	蒋 衡 (221)
承晋斋积闻录	梁 岷 (227)
评书帖	梁 岷 (291)
汉溪书法通解	戈守智 (303)

九宫新式·续书法论	蒋 骥(350)
频罗庵论书	梁同书(361)
书势	程瑶田(371)
国朝隶品	桂 馥(381)
学书杂论	蒋 和(384)
书学捷要	朱履贞(389)
艺舟双楫	包世臣(403)
论书法	王宗炎(445)
南北书派论·北碑南帖论	阮 元(450)
初月楼论书随笔	吴德旋(459)
八法筌蹄	沈道宽(467)
书学拾遗	姚配中(476)
临池心解	朱和羹(487)
书概	刘熙载(502)
临池管见	周星莲(532)
字学忆参	姚孟起(546)
书学绪闻	魏锡曾(552)
论书绝句六十首序	胡元常(556)
书学迩言	杨守敬(562)
广艺舟双楫	康有为(589)
附:印典	朱象贤(687)

书 法 约 言

宋曹撰。曹字彬臣、邠臣，号射陵，江苏盐城人。明崇祯时官中书，入清后隐居不仕，高蹈自守，诗文书艺终老。著有《书法约言》，论述学书心得，颇得学界称颂。

书 法 约 言

〔清〕宋 曹

总 论

学书之法在乎一心，心能转腕，手能转笔。大要执笔欲紧，运笔欲活，手不主运，而以腕运。腕虽主运，而以心运。右军曰：意在笔先，此法言也。古人下笔有由，从不虚发。今人好溺偏固，任笔为体，恣意挥运，以少知而自炫新奇，以意足而不顾颠错，究于古人妙境茫无体认，又安望其升晋、魏之堂乎！凡运笔有起止，一笔一字，俱有起止。有缓急，缓以会心，急以取势。有映带，映带以连脉络。有回环，即无往不收之意。有轻重，凡转肩过渡用轻，凡画捺蹲驻用重。有转折，如用锋向左，必转锋向右；如书转肩，必内方外圆。书一捺必内直外方，须有转折之妙，方不板实。有虚实，如指用实而掌用虚，如肘用实而腕用虚，如小书用实处，而大书则用虚，更大则周身皆用虚。有偏正，偶用偏锋亦以取势，然正锋不可使其笔偏，方无王伯杂处之弊。有藏锋，有露锋，藏锋以包其气，露锋以纵其神。藏锋高于出锋，亦不得以模糊为藏锋，须有用笔如太阿截铁之意方妙。即无笔时亦可空手作握笔法书空，演

习久之自熟。虽行卧皆可以意为之。自此用力到沉著痛快处，方能取古人之神。若一味仿摹古法，又觉刻划太甚，必须脱去摹拟蹊径，自出机轴，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，遂使古法优游笔端，然后传神。传神者必以形，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，神之所托也。今人患在空竭心力，总不能离本来面目，以言乎神，乌可得乎？古有云：书法之要，妙在能合，神在能离。所谓离者，务须倍加工力，自然妙生。既脱于腕，仍养于心，方无右军习气。笔笔摹拟不能脱化，即谓右军习气。鲁公所谓趣长笔短，常使气势有馀，字外之奇，言不能尽。故学子敬者画虎也，学元常者画龙也。余谓：学右军者因无画之迹，亦无画之名矣。

计甫草曰：读此论如闻龟年说天宝遗事，令人感发起舞。

又

初作字不必多费楮墨。取古拓善本细玩而熟观之，既复背帖而索之，学而思，思而学，心中若有成局，然后举笔而追之，似乎了了于心，不能了了于手，再学再思，再思再校，始得其二三，既得其四五。自此纵书以扩其量，总在执笔有法，运笔得宜。真书握法近笔头一寸，行书宽纵执宜稍远，可离二寸。草书流逸，执宜更远，可离三寸。笔在指端，掌虚容卵，要知把握亦无定法，熟则巧生。又须拙多于巧，而后真巧生焉。但忌实掌，掌实则不能转动自由，务求笔力从腕中来。笔头令刚劲，手腕令轻便，点画波掠腾跃，顿挫无往不宜。若掌实不得自由，乃成棱角，纵佳亦是露锋，笔机死矣。腕竖则锋正，正则四面锋全。常想笔锋在画中，则左右逢源，静燥俱称。学字既成，犹

养于心，令无俗气，而藏锋渐熟。藏锋之法全在握笔勿深，深者掌实之谓也。譬之足踏马镫，浅则易于出入，执笔亦如之。

楷法如快马斫阵，不可令滞行，如坐卧行立，各极其致。

草如惊蛇入草，飞鸟出林，来不可止，去不可遏。先作者为主，后作者为宾，必须宾主相顾，起伏相承。疏取风神，密取苍老。真以转而后道，草以折而后劲。用骨为体，以主其内，而法取乎严肃。用肉为用，以彰其外，而法取乎轻健。使骨肉停匀，气脉贯通，疏处、平处用满，密处、险处用提。满取肥，提取瘦。太瘦则形枯，太肥则质浊，筋骨不立，脂肉何附！形质不健，神采何来！肉多而骨微者，谓之墨猪。骨多而肉微者，谓之枯藤。书必先生而后熟，既熟而后生。先生者，学力未到，心手相违。后生者，不落蹊径，变化无端。然笔意贵淡不贵艳，贵畅不贵紧，贵涵泳不贵显露，贵自然不贵作意。盖形圆则润，势疾则涩，不宜太紧。而取劲不宜太险，而取峻迟则生妍，而姿态毋媚。速则生骨，而筋络勿牵。能速而速，故以取神；应迟不迟，反觉失势。无论藏锋、出锋，都要章法安好，不可亏其点画而使气势支离。

夫欲书先须凝神静思，怀抱萧散，陶性写情，预想字形偃仰平直，然后书之。若迫于事，拘于时，屈于势，虽鍾、王不能佳也。凡书成宜自观其体势果能出入古法，再加体会，自然妙生。但拘于小节，畏惧生疑，迷于笔先，惑于腕下，不成书矣。今人作书如新妇梳妆，极意点缀，终无烈妇态也，何今之不逮古欤？

曹秋岳曰：是论如烂漫春花，远近瞻望，无处不发，可称书家三昧。

魏叔子曰：射老论书法真如囊沙背水，惟韩信独能。

答客问书法

客谓射陵子曰：作书之法有所谓执，可得闻乎？射陵子曰：非深浅得宜、长短咸适之谓乎。

曰：其次谓使，可得闻乎？曰：非纵横不乱、牵掣不拘之谓乎。

曰：次谓转，可得闻乎？曰：非钩趯不乖、盘纡相属之谓乎。

曰：次谓用，可得闻乎？曰：非一点分向背，一画辨起伏之谓乎。

曰：又有淹留劲疾之法，可得闻乎？曰：非能速不速，是谓淹留；能留不留，方能劲疾之谓乎。

曰：不可使状如算子，大小齐平一等，可得闻乎？曰：非分布不可排偶，体势不可倒置，各尽其字之真态之谓乎。

曰：又有体用兼收，脱化无我，可得闻乎？曰：非要领了然，意先笔后，导之如注，顿之若山，电激龙飞之势，云崩兽骇之奇，无所不至之谓乎。

曰：又有蹇钝滑突之弊，可得闻乎？曰：非以狐疑而故作淹留，以狼籍而故称疏脱之谓乎。

曰：如巨石当路，枯槎架险，可得闻乎？曰：非妍姿不足，体质犹存，有意刚方而终为强项之谓乎。

曰：如秋蛇缠物，春林落蕊，可得闻乎？曰：非骨气相离，专事柔媚，存心纾缓，而终为俗胎之谓乎。

曰：又有脱易不收，轻锁任意，全无纪律，随手弊生，

可得闻乎？曰：非失于规矩，流于酬应，挠于世务，染于俗吏之谓乎。

曰：善哉言乎，愿请其详。曰：书法之要，先别乎古今。今不逮古者，古人用质而今人用妍，古人务虚而今人务满。质所以违时，妍所以趋俗，虚所以专精，满所以自画也。予弱冠知学书，留心越四纪，枕畔与行麓中尝置诸帖，时时摹仿，倍加思忆，寒暑不移，风雨无间，虽穷愁患难莫不与诸帖俱。复尝慨汉、晋以逮有唐诸先正已远，无从起而质问。间有所会，或亦茫然，所谓功力、智巧凜然不敢自许。大约闻之古人云，运用之方虽由己出，而规矩所在必从古人学规矩则老不如少，思运用则少不如老。老不如少者期其可勉，少不如老者愈老愈精。又要于竿头进步时，得取势、取致之妙，非劲利不能取势，非使转不能取致。若果于险绝处复归平正，虽平正时亦能包险绝之趣，而势与致两得之矣。故志学之士必须到愁惨处方能心悟腕从，言忘意得，功效兼优，性情归一，而后成书。客退而书诸绅。

射陵逸史曰：兹篇作问答语，间用笔阵图与书谱成句，非褻取也，不过假此以为注疏，俾志学之士一见了然，岂不快欤！

汤惕庵曰：读此文深加体贴学问、功夫次第，与锻炼人品之法。总归于刚柔合德，身世咸宜，字字可作泛海指南，不止学书法而已。

论作字之始

伏羲一画开天发造化之机，而文字始立，自是有龙书、穗书、云书、鸟书、虫书、龟书、螺书、蝌蚪书、钟

鼎书，以至虎爪、蚊脚、虾蟆子，皆取形而作书。古帝启萌，仓颉肇体，嗣有六书，而书法乃备。史籀从此变而为大篆，李斯又变而为小篆，王次仲又变而为八分，程邈又变而为隶书，蔡邕又变而为飞白。飞白者，隶书之捷也。隶书又八分之捷也。八分减小篆之半，小篆又减小篆之半，去古渐远，书体渐真。故六义八体既行于世，而楷法于是乎生矣。

论 楷 书

盖作楷先须令字内间架明称，得其字形，再会以法，自然合度。然大小、繁简、长短、广狭不得概，使平直如算子状，但能就其本体，尽其形势，不拘拘于笔画之间，而遏其意趣，使笔笔著力，字字异形，行行殊致，极其自然，乃为有法。仍须带逸气，令其萧散，又须骨涵于中，筋不外露，无垂不缩，无往不收，方是藏锋，方令人有字外之想。如作大楷，结构贵密，否则懒散无神。若太密，恐涉于俗。作小楷易于局促，务令开阔，有大字体段。易于局促者，病在把笔苦紧，运腕不灵，则左右牵掣。把笔要在虚掌悬起，而转动自活。若不空其手心，而意在笔后，徒得其点画耳，非书也。总之，习熟不拘成法，自然妙生。有唐以书法取人，故专务严整，极意欧、颜。欧、颜诸家宜于朝庙诰敕。若论其常，当法鍾、王，及虞书东方画赞、乐毅论、曹娥碑、洛神赋、破邪论序为则，他不必取也。

论 行 书

凡作书要布置、要神采。布置本乎运心，神采生于运笔，真书固尔，行体亦然。盖行书作于后汉刘德昇。魏鍾繇亦善作行书，所谓行者，即真书之少纵略。后简易相间而行，如行云水流，秣纤间出，非真非草，离方遁圆，乃楷隶之捷也。务须结字小疏，映带安雅，筋力老健，风骨洒落。字虽不连，而气候相通，墨纵有馀，而肥瘠相称。徐行缓步，令有规矩；左顾右盼，毋乖节目。运用不宜太迟，迟则痴重而少神。亦不宜太速，速则窘步而失势。布置有度，起止便灵，体用不均，性情安托！有攻无性，神采不生。有性无攻，神采不变。若心不疑乎手，手不疑乎笔，无机智之迹，无驰骋之形。要知强梁非勇，柔弱非和；外若优游，中实刚劲，志专神应，心平手随，体物流行，因时变化，使含蓄以善藏，勿峻削而露巧。若黄帝之道熙熙然，君子之风穆穆然，如此作行书，斯得之矣！又有行楷、行草之别，总皆取法右军楔帖、怀仁圣教序，大令郾阳、鸭头丸、刘道士、鹅群诸帖，而诸家行体次之。

论 草 书

汉兴有草书，徐锴谓张并作草，并草在汉兴之后无疑。迨杜度、崔瑗、崔实草法始畅。张伯英又从而变之。王逸少力兼众美，会成一家，号为书圣。王大令得逸少之遗，每作草，行首之字，往往续前行之末，使血脉贯通，后人称为一笔书，自伯英始也。卫瓘得伯英之筋，索靖得

伯英之骨。其后张颠、怀素皆称草圣，颠喜肥，素喜瘦，瘦劲易，肥劲难，务使肥瘦得宜，骨肉相间，如印泥画沙，起伏随势。笔正则锋藏，笔偃则锋侧。草书时用侧锋，而神奇出焉。逸少尝云：作草令其笔开，自然劲健，纵心奔放，覆腕转促，悬管聚锋，柔毫外托，左为外拓，右为内伏，内伏有度，始为藏锋。若笔尽墨枯，又须接锋以取兴，无常则也。

然草书贵通畅，下墨易于疾。疾时须令少缓，缓以仿古，疾以出奇，或敛束相抱，或婆婆四垂，或阴森而高举，或脱落而参差，忽往复收，乍断复连，承上生下，恋子顾母，种种笔法，如人坐、卧、行、立、奔趋、揖让、歌舞、擗踊、醉狂、颠伏，各尽意态方为有得。若行行春蚓，字字秋蛇，属十数字而不断，萦结如游丝一片，乃不善学者之大弊也。古人见蛇斗与担夫争道，而悟草书。颜鲁公曰：张长史观孤蓬自振、惊沙坐飞，与公孙大娘舞剑器，始得低昂回翔之状。可见草体无定，必以古人为法，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。生悟于古法之外，而后能自我作古，以我立法也。

射陵逸史曰：作行草书须以劲利取势，以灵转取致，如企鸟跂，志在飞；猛兽骇，意将驰。无非要生动，要脱化。会得斯旨，当自悟耳。

王青岩曰：合真、行、草三论读之，从思入，从悟出，逢源之妙，难以形求。不测之至，难以知喻。几几乎得无所得，忘无所忘，与天游。与神化。其实是苦心密谛，启迪来学，卓尔跃如。能者从之，幸无负此老婆心哉。

查伊璜曰：作书不法古人，犹兵家之无旌旗壁垒也，何以克敌乎？射陵作书，全是老将用兵。若胸中素无壁垒，又安能了然于口与手乎？

钝吟书要

冯班撰。班字定远，号钝吟，江苏常熟人。明末诸生，入清后佯狂遁世，诗文终老。工于书画诗文，著述较丰，有《钝吟集》、《冯氏小集》、《钝吟杂录》及《钝吟书要》等。其中《钝吟书要》为冯氏学书所得。

钝吟书要

〔清〕冯 班

书是君子之艺，程、朱亦不废。我于此有功，今为尽言之：先学间架，古人所谓结字也，间架既明，则学用笔。间架可看石碑，用笔非真迹不可。结字晋人用理，唐人用法，宋人用意。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，因晋人之理而立法，法定则字有常格，不及晋人矣。宋人用意，意在学晋人也。意不周帀则病生，此时代所压。赵松雪更用法，而参以宋人之意，上追二王，后人不及矣。为奴书之论者不知也。唐人行书皆出二王，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。赵子昂云：用笔千古不变。只看宋人亦妙，唐人难得也。蔡君谟正书有法无病，朱夫子极推之。锥画沙、印印泥、屋漏痕，是古人秘法。姜白石云：不必如此。知此君愤愤。黄山谷纯学瘞鹤铭，其用笔得于周子发，故遒健。周子发俗，山谷胸次高，故遒健而不俗。近董思白不取遒健，学者更弱俗，董公却不俗。

虞世南能整齐不倾倒。欧阳询四面停匀，八方平正。此是二家书法妙处，古人所言也。欧书如凌云台，轻重分毫无负，妙哉！欧公一片神骨，极有作用，倚墙靠壁，便

不是。嶠子山一流人有墙壁，所以不好。姜立纲尤俗。

余见欧阳信本行书真迹，及皇甫君碑，始悟定武兰亭全是欧法。姜白石都不解。

董宗伯云：王右军如龙，李北海如象；不如云王右军如凤，李北海如俊鹰。当学蔡君谟书，欲得字字有法，笔笔用意。又学山谷老人，欲得使尽笔势，用尽腕力。又学米元章，始知出入古人，去短取长。

荐季直表不必是真迹，亦恐是唐人临本。使转纵横，熟视殆不似正书，徐季海似学此也。

汉人分书不纯方，唐人分书不纯扁，王司寇误论，只看孝经与劝进碑尔。顾云美云：唐人分书极学汉人。此论佳，可破惑者。

八分书只汉碑可学，更无古人真迹。近日学分书者乃云：碑刻不足据。不知学何物？

汉人分书多剥蚀，唐人多完好。今之昧于分书者多学碑上字，作剥蚀状，可笑也！

虞世南庙堂碑全是王法，最可师。

贫人不能学书，家无古迹也。然真迹只须数行便可悟用笔。间架规模，只看石刻亦可。

学草书须逐字写过，令使转虚实一一尽理，至兴到之时，笔势自生。大小相参，上下左右，起止映带，虽狂如旭、素，咸臻神妙矣。古人醉时作狂草，细看无一失笔，平日工夫细也。此是要诀。

姜白石论书，略有梗概耳。其所得绝粗，赵松雪重之，为不可解。如锥画沙，如印印泥，如古钗脚，如壁拆痕，古人用笔妙处，白石皆言不必。然又云：侧笔出锋。此大谬。出锋者末锐不收。褚云透过纸背者也，侧则露锋在一